

存在与表现——羌族释比绘画《刷勒日》探赜¹

罗晓飞，罗 徕

【摘要】：《刷勒日》是羌族释比所独有的以图表经、以图推算、演绎变化羌区人事神灵与凶吉祸福的“易书”。其版本在羌区现遗存极少，“母版”弥足珍贵；传承方式独特，是羌区宗教文化的产物。其内容基本体现了羌族释比经典内核；图经画面丰富，是羌区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真实写照。作为民间传统绘画的一种形式，《刷勒日》的艺术特色显著，其“造型”表现独特、感情色彩丰富、风俗画题材的叙事性特征明显；是羌民族艺术与宗教形象的合体。

【关键词】：羌族；摩萨（刷勒日）；探赜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5-0143-4

羌族的民间传统绘画遗存极少。我们常见的也是与羌族人民生活、生活密切相关的“图画”形式，如修楼建房上雕梁绘画、房间墙壁上的装饰“壁画”或手工扇面上物象等，还有就是普遍存在于羌族服饰刺绣中，用于做底纹的花纹图样。但是，在羌区“存在”着由历史时期流传至今的一种图经画卷，被羌族释比尊称为“圣书”的图谱，“羌语称‘摩萨’”^①，亦或称“刷勒日”“刷布”等（本文使用“刷勒日”的常用提法）。图经《刷勒日》是

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产物，历经数千年折射并闪耀着民族的文化光芒，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羌族人特有的“人文艺术画卷”，在羌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刷勒日》最初的发现与版本、材质

图经《刷勒日》实为“图谱”，其版本在羌区现遗存极少，“母版”弥足珍贵。

《刷勒日》是羌族释比所独有的以图表经、以图推算、演绎变化羌区人事神灵与凶吉祸福的“易书”，是由古图谱《撒涅卜》发展演化而来，类似汉区“算命”用占卜之书。区别在于羌区“易书”具有极强的仪式性和社会性。研究者从最初发现的“孤本”说到目前为止的“多本”说，足以证明释比图经《刷勒日》的存在与隐秘，这与神秘的古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但可确定的是羌族最早的民间绘画即为羌族释比画。

根据阿坝州图书馆研究员余耀明撰文表述，羌族地区《刷勒日》最早发现于1997年6月，该部“神秘图经”由茂县沟口乡一肖姓老释比珍藏。后经工作人员拍摄制作成电子文件，现藏于阿坝州图书馆文献室。“该图经系麻质涂白彩绘折叠书牒，约100幅，内容涉及弟民吃、穿、住、行、婚、丧、嫁、娶，是一部内蕴神秘文化色彩的‘百科全书’，目前在羌区可能属‘独一无二’的孤本。”^②但《刷勒日》在羌区究竟有多少本，当地释比及研究者谁也说不清，可以肯定的是《刷勒日》图经图谱有“母本”可以追寻。赵轶调查研究认为：“凡是释比都有一部这样的图经。南部羌语区现幸存的《刷勒日》图经有五个版本。”^③笔者在汶川龙溪乡阿尔村调研时，当地羌族文化传承人朱金勇叙述：“在六七十年代我看到过最原始的《刷勒日》，当时是作为

¹【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间文化研究中心2017年重点项目“羌族《刷勒日》口述史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MJ17-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晓飞，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教授；罗徕，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106。

^②①阿坝师专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所编：《羌族释比图经》，成都：四川出版社，2010年，第项。

母版……现在好多释比手上拿的那种都是复印演变过来的。相当于复印件，原件在祖师爷那里。从祖师爷到徒弟有很多弟子，一代一代的都用复印件作为参考。”

在材质上，基于不同释比、不同版本，以及南部羌区和北部羌区，《刷勒日》在形制、材料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区别。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麻质涂白彩绘。在没有纸之前，羌族人在所织麻布上作画，在引进纸张后把纸裱于麻布上再用树脂调漆和岩石或植物颜料作画。这种在羌区已发现的版本中为多数。另一种就是皮革片上雕刻。是在山羊皮或獐子皮上进行镂空雕刻，是一种浅浮雕形式。不太大，长度最多七十公分左右，宽度三十公分。要用某种图案时候，把它印出来，或者按照镂空的地方描绘出来，用完再把羊皮卷收起来。笔者认为后一种模式基于“母版”的说法更接近。理由在于《刷勒日》图经在羌区被释比供奉为“神物”一样的东西，由祖师爷留下来代代相传，不得更改图经内容否则视为对“祖师爷”或神的不尊重，雕刻版可起到对“原件”的保护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局限性，原始艺术最初的绘画都先“存在”于岩画、雕塑等，古羌人通过这个“刻板”记录着对大自然的认知及神灵的理解，并把它“图式”化。古本《撒涅卜》，羌语“白黑作”，意思是“弟族白黑缘起的天地人神的古事”。因此，《撒涅卜》是释比祖师传下的以白黑的释比之法所作的天地人神鬼灵凶吉命势、白黑、阴阳、八卦等作为的图谱，称为“白黑乾坤择吉万全通书”^③。这些研究都极大地丰富了《刷勒日》释比绘画的内涵与特质。

二、《刷勒日》内容和释比文化传承

“羌族释比画刷勒日古画卷相继发现，成为羌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绘画文化最重大事件之一。”^④之所以为“重大事件”，其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以此探寻古羌原始绘画的踪迹；另一方面，可以窥赜羌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作为羌族释比文化研究珍贵文献资料的价值所在。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的祖先崇拜和以“白石”为表征的多神崇拜以及信奉“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一直延续至今，释比文化就是在这样土壤与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着。《刷勒日》是以绘画代替了文字，“以图示意”只有被羌族人尊称的释比才能读懂它的内涵。同时，释比才是《刷勒日》的制作者与收藏者，一般人不能涉及。在羌区，释比的地位极其崇高，他们是有知识、有智慧之人，能与人、神、鬼打交道，懂阴阳，知祸福。目前，羌区已发现的《刷勒日》图卷由百余幅折叠彩绘的画牒组成。图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画面上描绘了羌族人游牧、狩猎、农耕、婚娶、丧葬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地研究者认为，《刷勒日》内容包含了释比文化的核心内容的绝大部分。2010年由阿坝师专民族研究所拍摄、印制的《羌族释比图经》即来自茂县沟口乡，一肖姓老释比所珍藏的《摩萨》“原本”。图经分上下两部，其中，上部用棉布做底裱纸作画，其内容涉及羌民族的宗教祭祀、卜卦、婚姻、丧葬、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下部在棉布上直接绘画，主要为天文历法方面的内容。直观上《刷勒日》较全面反映了羌族释比图经核心部分，但由于羌族无文字记载，更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可查询，全由释比唱经示意传达所旨，在具体图经解读上却迷雾重重，存在太多的困难和迷惑。

对于具体内容，陈兴龙先生把它分为十个部分：“祭祀图、大葬图、幸运图、箭位图、蛇神图、驱邪图、生肖图、商人图、工匠图、属相图”^①，涉及神灵崇拜、神鬼降魔、婚丧嫁娶以及古代羌人的服饰和头饰的发展过程，还绘有释比法器、祭祀方式、房屋建筑、墓葬棺棒、狩猎工具、生活用具等。赵曦先生又把图经内容具体化为14个方面：羌族传统的《白黑卜》内容；羌族释比的来源，释比“比格扎”的内容；传统的羌族十大生肖；羌族的手掌八卦推演法；传统的羌族神灵；羌族崇拜与祭祀的白石、树神等；十二生肖表述；生肖所代表的天干地支；五行观念与图示；表述纳音六十花甲；表达吉凶冲煞的十二箭内容，即具体日子中吉凶冲煞值概念；人生命运与八字命盘；28宿轮值图示；所有与释比经典中白、黑、黄三大类别观念的头绪。^{②④}很

^③①余耀明：《羌族释比图经“刷勒日”的收藏与利用》，《四川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8期。

^②赵曦：《神圣与亲和——中国羌族释比文化调查与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77-78页。

^③赵曦，赵洋：《神圣与秩序——羌族文化艺术通论》，北京：民族出版社，第211页。

^④赵洋：《羌族释比画卷版本及空间意象审美价值》，《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3期。

^①①陈兴龙：《羌族释比文化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第180页。

^②赵曦：《神圣与亲和——中国羌族释比文化调查与研究》，第81页。

显然，一张小小的图卷竟然包含着这样丰富的内容，真正称得上是羌族释比手中的“小百科”。释比图经《刷勒日》虽然只有图画没有文字，但它的存在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艺术魅力上，还是研究羌族文化的无价之宝。

羌族《释比经典》，即上、中、下三坛经，或白、黑、黄三维经典，又或上祭、中祭、下祭。传承方式体现了古羌族传统文化的封闭与保守性，即“口传心授、师徒相传、家族相传，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在羌区，释比传授是自觉自愿的，传授的人和被传的人都要自觉自愿。接受传授的人要有天赋，最主要的是品德要高尚，“不能获得技艺以后来以此害人”。具体要求上，朱金勇表述：“释比师父在传承时，是有选择的，会根据每个弟子的天赋来进行传承，根据弟子不同天赋因材施教。比如你适合中坛经里面的婚丧嫁娶，他适合上坛经，就分别教授。有区别对待，不一定把所有东西都教授，天赋不一样教授的东西也就不一样。同一个祖师爷下面，有些清楚登天画足，有些不清楚，又有些晓得婚丧嫁娶招魂啊等，有些天赋好的懂得比较全面，被称为是‘全卦子’，知识比较全面。释比是个总概词，实际上他的门派很多，学的和教授的都不一样。有些是看水的，有些是踩铧的，有些是招魂的，有些是驱邪的。”所以，羌族释比文化在传承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局限，也让后来人很难获得全面、完整的羌族释比经典的实质。也正因为这样，《刷勒日》才被蒙上“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面纱，同时，也凸显《刷勒日》文化的独特性和艺术魅力。

三、《刷勒日》的艺术特征浅析

“线”在绘画中的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同时也是最高级的，无论是远古时期还是现当代绘画上，线的作用都是很强大的。图经《刷勒日》中的物象基本上采用单线勾勒添色，线条清晰、流畅、顿挫有力，用笔中以曲线改变运笔的方向。“还太阳星”的10幅图中，线条粗疏放任，较少拘束；运用线条的形式动感因素，在线条勾勒的转折过程中产生有规律的变化，使动物“运动”和载着人飞驰的形象表现得很有节奏感。“生肖相冲”18幅图，各种动物在打斗、怒目相视、挑战等场景中，有的凶猛，有的示弱，有的腾空而起。画面上的线条运用既有工笔的圆润舒畅，也有写意画的挥毫潇洒，作品给人一种自然洒脱的视觉感受。“原始思维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基于秩序感的线性思维，而这种线性思维是建立在生存目的和认知目的基础上的秩序原则。”^①释比绘画的“线”造型正是体现了古羌人造型思维的原初性本质特征或现象。

“二十八宿”中间的各种“神”的描绘，如“元兴神”“角星神”等画面中对“神”的形象除参照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多是想象的。这反映了民间绘画造型上的变形夸张、重“写意”轻客观真实形象、构图上打破时空、彰显动感的形式。在色彩处理上《刷勒日》基本采用红、黄、蓝、绿、黑各色组合而成，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色彩配置，不但统一、协调，还很完整、悦目。在《刷勒日》中，我们可以看出，色彩不仅具有区分的功能，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如人物中身着红色、绿色等不同长袍的人像其代表了不同的人物身份与地位；而画面中砍柴、渔猎等劳动的人像则多是身着蓝色衣服，代表普通的民众；牛羊兔等多为红色或绿色，而老虎、豹子与蛇等猛兽则多用黑线填红色或黄色来表现。在《二十四把连珠神箭图》中，重复排列出现的红色神箭给人以“紧张”“压迫”的强烈感觉；《五行图》中，红色的火焰、绿色的树木，还有“绿叶红果”的桃或苹果等，“感情色彩”强烈、丰富。充分体现了释比画师，一方面对于原生态动、植物的色彩还原描绘，另一方面运用色彩感情作用突出物象特征的象征性技法。

风俗画题材的叙事性是《刷勒日》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如前文所述，释比图经《刷勒日》在内容上由祭祀图、大葬图、幸运图、箭位图、蛇神图、驱邪图、生肖图等十个部分的百余幅图组成，单牒多幅连续构成的画卷，记录了羌族社会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了羌族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画卷中有若干“还愿”叙事图，如《牛巴切》中“意为禀报或祈愿，图中绳系灵柩，一头系一人，一头系一支花。表述愿死者以花树为升天之梯，升天享福。”^②以叙事图形式讲述羌人以花树为神及升天之梯的宗教信仰形象地表达出来，类似这种图示还有很多，很显然，风俗画的世俗情节在《刷勒日》画面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没有文字的古羌民族，文化的传承者释比就以图画形式记录、“讲述”羌族社会历史、神话与传说、祭祀和婚姻及伦理道德等，以民间绘画的方式呈现了羌族社会面貌。同时，作为“易书”的《刷勒日》其“工具

^①陈龙海：《论原始艺术的线性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②徐君：《羌族宗教经典〈刷勒日〉浅析》，《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

书”特点也非常明显，图中“十二生肖”与时间搭配，画面无文字，时间全是用十二生肖代替，资历深厚的释比以“图”找寻天干地支月日時，推论卜算，图示“说明书”功能明确。

结 语

羌族《刷勒日》虽不是具有独立审美功能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但它却是羌民族艺术与宗教形象的合体。也就是说，由于这些图像同时是宗教和艺术的，所以它们也必然是神性的、巫术的和审美的，它凝聚着古羌民众交织着神巫意识的审美意念。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形态，《刷勒日》呈现了羌族民间绘画的原生态面貌，蕴含真挚的情感体验，以体现生命的原初意义为主题，以其“亲和”“写意”的造型观念，延续着古羌人类社会的文明，并在羌区承担着一定意义的审美与教化的社会功能与作用。